

## 西岸

□孔祥秋

蓦然回首，我发现，我一直都没有突破那条线。我生命里的两条河流，原本为我划的是同一条底线。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笑了，独自发出声音的那种笑，一种自嘲的笑。

我是在一条河边出生的，也是在一条河边长大的。村子在河的西岸，坐在河边适合看日出。看着太阳在对岸一点一点升起来，我觉得是眼前的河流限制了我，也就越来越不想正眼看那庄稼、老牛了。

我这个岁数的人，尤其是在当年的农村，婚嫁大多还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于是，那天我毫不犹豫地将对婚照撕了，在我那一半上写下“半张订婚照”以及某年某月某日留念这样两行字。在我看来，那张照片上的撕痕就是一条河流。一岸是我，一个喜欢看日出的男人；一岸是她，那个和我没说过三句话、只懂得点燃炊烟等着日落的女子。

想逃离一条河流的我，就从这门少不更事时订下的亲事开始了。

骑着村子里唯一一辆双大梁的自行车，从胡同深处里晃出来，晃过街头，晃出村口，晃悠在窄窄的小路上，高声地唱着：“背起行囊穿起那条发白的牛仔褲/装着若有其事地告别/告诉妈妈我想/我想离家出游几天……”

这首歌的原唱是个女孩子，她的出游只有几天，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家门口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举手投足间就要不同凡响，我这一出游可不是几天，而是几年又几年。逃离，真的没想过再相见。

行囊也没有，就那么决绝地离开了那条河。这期间，我到过大爷闯关东的大山里，到过父亲走西口的山西；曾坐着小船摇摇晃晃地飘荡了整整一夜，抵达了浙江海边的一个小村子；也曾独自走在湖南益阳的街上，直到月亮西落。就这样，我一边唱着《故乡的云》，一边脚步不肯停歇地四处走，头发乱了，衣衫也乱了。记得那天刮着风，头发和衣衫应该是更乱了，当我走进那家小饭馆的时候，女服务员将一盘包子推到我面前，说：“刚才那个人没有动。”我重重拍了一下桌子，大声说道：“老板，炒一盘豆腐皮、凉拌一盘猪肝，再来半斤水饺。”随后，狠狠地剜了一眼那位好心的服务员。现在想来觉得自己很可笑，可那时觉得这种匪气才是闯荡江湖的样子。

走过一个又一个地方，我没有停留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。

想一想，现在的小城我已经居住了几十年，感觉挺舒心、自在的，觉得自己当年的逃离很是值得。我觉得突破家乡的那条河流，是这辈子最骄傲的一件事。

说起来算是一个意外，那天早晨出去拍照，在我按动快门的时候，竟然发现相机里没有装电池，我索性坐下来，看起四周的风景来。当太阳慢慢升起的时候，我忽然意识到，自己所在的位置也是河的西岸。而岸边满是芦苇，还有各种莎草、水稗子、水蓼……这些野草曾经围绕着我的童年。

曾很多次到这河边，都没深想过，此时我才觉得青春换沧桑，跋涉了那么远，不过是从一条河流走到了另一条河流。我面对的两条河，是一样的不宽不窄、一样的不疾不徐、一样的不怒不愠。相距八百里的两条河，一脉向南流入湖，一脉向北洩归海，看似是相悖的，但那一脉身不由己的曲折，一脉躲躲闪闪的倔强，一脉简简单单的向往，最终还是地平线一样地横贯南北。在河的西岸，看的是同样的日出。我此刻才恍然大悟，那年在这里停留不是随机的，而是一种下意识选择。曾经的叛逆，不是否定一条河流，而是内心里藏着对一条河的依赖性和亲近感。

两条中庸的河流，给了我中庸的灌溉和启示，大半辈子了，我还是线性思维，直接而单纯，终究做不了一个离经叛道的人，有些小傲气，终究是俗气更多些；有些小优秀，终究是平庸更多些。

隔了一条马路，社区对过是一片闲地，我买了铁锹，买了钉耙子，开了荒。在那里我种茄子、种辣椒，也种玉米、种地瓜，常常是一身露水，又或者是一身汗水。甚至有一次，竟然为了地边子和另一个开荒的男人争吵了起来。

活着活着，就活成了最初的样子，日子波澜不惊，生活平淡无奇，很有些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味道，和曾经的父母以及左邻右舍们没什么两样。原来，我一直还是在这河流的纹路里行走，血脉里庄稼人守家守地的小农意识是根深蒂固的。河岸的人家，以农为忙，以渔为闲。

一条河的岸是我的生，一条河的岸是我的死吗？生和死，大概就这样都在这河的西岸了。那个喜欢看日出的人，在河之岸听到了自己灵魂的回响。

一孔  
之  
剑

## 沉醉在秋天里

□李梅

潍坊的秋天到底与别处有些不同。一地一景，一地两景，一地三景，一地数景，一地千重景。

古城、园林、小镇，溪谷、树林、亭榭，盐滩、风力发电机、摩天巨轮，都是秋天里的风景，催促着人们展开无限的遐思。

踏在青州古城的石板路上，撑着油纸伞，伴着秋天的绵绵细雨，似南方婉约的雨巷，又具北方的磅礴气象。迎面高大的牌坊、李清照纪念馆、青砖绿瓦的古建筑，延伸着清幽古韵。

穿梭于潍坊十笏园窄窄的巷子，欣赏着典雅的园林景观，秋天里的假山、池塘、亭榭伴着高远的天空和悠悠的白云，充满秋天的静美和禅意。

站在坊茨小镇的废弃火车站前，一种别样的心思涌上心头。曾经繁忙的煤矿、保存完好的德日式建筑群，书写着历史的屈辱与沧桑，一部血泪史永久地嵌入人们心中。勿忘历史，革新图强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潍坊人。

坐在缆车里，看“五镇之首”沂山，气势恢宏，烟雾缭绕，溪水潺潺，绿树成荫。东镇庙、法云寺、碧霞宫镌刻着汉武帝后历代帝王立碑、祭祀的历史文脉。

漫步昌邑下营盐滩，白茫茫一望无际，戴着彩色围巾晒盐的女人们给白色的大地增添了一抹色彩，她们黝黑的皮肤是劳作的痕迹，灿烂的笑容是生活的写意，水耙下的沉重是坚韧的证据。

滨海区，高大的风力发电机转啊转，转动着每一分每一秒，其电力支撑着潍坊部分用电。穿梭于新区的开拓者步履匆忙，以只争朝夕的干劲开拓着属于新区的疆土。摩天巨轮映着海水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依然组成山水交映、风树相融的美丽画面。

秋风起，树叶黄，各种瓜果蔬菜粮食也到了收获的季节，红果挂满安丘的小镇，梨枣长在昌邑的农田，萝卜扎根在寒亭的特定水土，多样的蔬菜葱茏于寿光的大棚……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潍坊人生长于丰富的人文环境里，扎根于肥沃的土壤内，浸染于千年古韵中。面上含笑、眉眼里的舒展是潍坊人的符号标志。

秋天里的潍坊是文脉奔涌的，秋天里的潍坊是蓬勃发展的，秋天里的潍坊是丰收喜悦的，秋天里的潍坊是灿烂多彩的。秋天里的潍坊人，是平和静美的。沉醉在秋天里，见天地，赏秋景，觉秋意。

我的潍坊，我深爱着脚下这一片葱茏而神圣的土地！

## 山村晨早

□王振千

鸡啼收起  
夜的一袭轻纱  
牛哞唤来  
东边一片彩霞  
风挥动画笔  
用淡淡黛色  
勾勒大地  
刚刚醒来的轮廓

老汉哼曲  
乐得小狗蹦跳  
妇人出门  
围来一群鹅鸭  
炊烟  
伴着《好日子》飞舞

小伙鸣笛  
汽车一溜烟儿驶过  
姑娘上工  
抛洒一路欢歌  
老槐树打着眼罩  
笑眯眯地数着收获

秋  
把整个村庄  
染成金色

